

CHINA



明清著名
藏書家·
藏書印



● 林申清

編著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0

K825.4=48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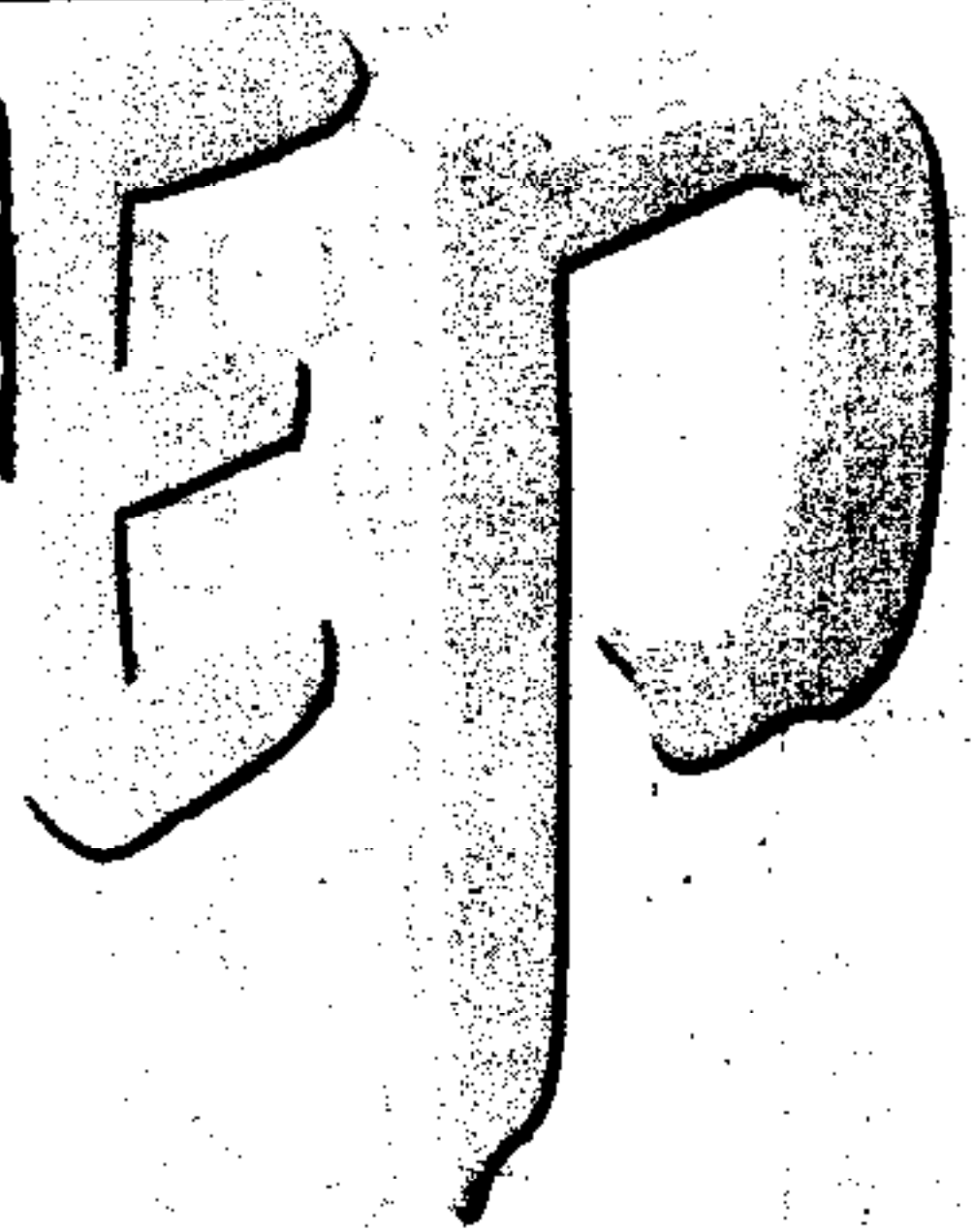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possibly '丁巳'.

● 林申清 編著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明清著名

藏書家

藏書印





藏書家、藏書樓、藏書印（代自序）

藏書史的研究是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著名史學家吳晗先生在《兩浙藏書家史略·序言》中曾這樣評價藏書家：「甚或連櫺充棟，富誇琳琅，部次標籤，搜窮二酉，導源溯流，蔚成目錄之學。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鉅。」有關藏書家的歷史貢獻，前人論述甚多，無須筆者在此饒舌。本書只是一部有關藏書家事迹、藏書史料以及藏書印的資料彙編。筆者的本意在於試將藏書家傳記和藏書家印鑒合為一編，以使這種也許會令許多讀者感到枯燥的史料化為學術性、資料性、可讀性三美並具的讀物。當然，能否真正做到這一點，將有待於讀者的檢驗。

先說藏書家傳記。

我國古代私家藏書，源遠流長。《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可知戰國時已有了私人藏書。兩宋時，由於雕板印刷術的發展，私家藏書遂成風氣，明清兩代，為藏書家的鼎盛時期。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藏書家們枕席經史，沉湎青箱，為了搜尋各種孤本秘籍，甚至不惜傾家蕩產，真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於是就留下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風流儒雅的書林佳話。

藏書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痴書」。說起藏書家之痴，藏書界最津津樂道的也許可算明代王世貞不惜以一座山莊的代價去換一部宋刻《兩漢書》的故事。當時王世貞遇到書商出售宋刻《兩漢書》，欣喜異常，但是書商要價特別高，王世貞一時無足夠現金，又惟恐如此好書為他人所得，竟與書賈商定以自己的一座山莊換取這部秘刻。此事當時曾轟動一時，許多人譏笑他有點傻，王世貞却以為物有所值，他認為自己雖然藏有《周易》、《禮經》、《毛詩》、《左傳》等宋刻善本三千多卷，但都不及這部《兩漢書》精美。後來王世貞處境困窘，身居茅屋，「六體之外無長物」，卻依然念念不忘曾經擁有過的這部寶籍。好書如此，堪稱一絕。

清代朱彝尊的痴書則是別具風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其一是他設宴「雅賺」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朱彝尊在江南任典試官時，聽說錢曾著有《讀書敏求記》，其中著錄有不少錢家深藏的孤本秘籍，不由為之心動。但錢曾把書鎖在書篋中，隨身攜帶，秘不示人。為了讀到這本書，朱彝尊設計宴請江左名士，當然也請了錢曾，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錢氏之書也。席間，朱彝尊以錢物賄賂錢曾的書童，讓他取出《讀書敏求記》，然後讓待命於秘室的十多個抄書生連夜抄出副本，再把原書偷偷放回錢曾的書篋。當時的人們沒有版權的概念，只是覺得朱彝尊愛書之情且深而切，於是謔稱之為「雅賺」。以後幾經曲折，世間始有傳本。如果不是朱彝尊當時的「盜版」，我們今天恐怕無緣見到這部著名的《讀書敏求記》了；其二是私抄史館藏書而被貶官。朱彝尊在京師為官時，隨身帶着一個善於楷書的小吏為他抄書，遇到四方經進史館之書，隨

時抄錄。但是他太痴書了，竟沒想到朝廷之藏書不同於錢曾的個人物品，豈可隨意私抄！朱彝尊因此爲忌者告發，以致被撤去了翰林檢討之官。當時人又因而稱之曰「美貶」，朱彝尊也并不因此後悔，他嘗作「銘文」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頗有些阿Q精神。

當然，並不是所有藏書家都不帶功利性，與王世貞、朱彝尊的「痴傻」形成鮮明對照的典型例子就是明代項元汴的精明。項元汴家饒田產，資力雄厚，家有天籟閣，每購得秘本後，常邀當時名家前來鑒定真偽，故其藏書皆精妙絕倫。只是項元汴之藏，更多的是出於鄉間財主自發的保值意識，而不是好古敏求之士的收藏。項元汴愛在所得畫幅書卷之後記上收購之價，其本意大概是希望子孫長守，即或出售，也應在原價上有所增值。袁克文《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曾有記載：「北宋本《北山錄》卷尾欄外下角，墨林題『原值壹金』四字。」最可笑的是如果一旦被告之所出之價大於所值之書，項元汴必後悔不已，於是又會把這些書按訪得之價讓歸其兄項篤壽，虧本生意讓給自家兄弟，實在够精明的。以前的讀書人不屑於這種「經濟」頭腦，所以對集博藏好古之雅和逐錐刀之利的商賈之俗於一身的項元汴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清代，項元汴的精明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比如清末著名藏書家繆荃孫後期的藏書，簡直讓人懷疑是爲了賣書而藏書，他的題跋和目錄中，更是充滿了廣告氣味。《藝風堂藏書記》上，除了著錄有關版本諸項外，還常常有繆翁手批的價格，且往往比時價高出二、三倍，據說

「蓋其臨終時，已預爲其子售書計矣」。商品意識之強烈，預謀深算之老到，豈是土財主項元汴自發的保值意識所可比擬。

不過，無論「痴傻」也好，精明也好，一切都已成爲歷史。人各有自己的生活軌迹、生活方式和處世觀念，精明者未必能理解「痴傻」者覓得好書時的歡樂，「痴傻」者也難以體驗精明者在獲利時的那種滿足，我們不必以現代的標準去評判前人的是非，就像我們不能用現代「成功人士」的快感去與清貧的書齋生活的信念相比較一樣。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筆者只是從可讀性出發，根據史料向讀者提供一些可供談助的軼事而已。

中國的藏書家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在他們搜集、整理典籍之餘，還常常喜歡給自己的藏書樓起一個甚至幾個樓名。藏書樓名除了用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志趣之外，還常常借以炫示自己所收藏的豐富的珍秘。「千元百宋競相誇」，最明顯的就是那些帶數字的藏書樓名。

在古代中國，「萬」表示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萬卷樓」是許多大藏書家偏愛的名稱。歷史上以「萬卷」名樓者不下數十家，最著名者當數明代豐坊的萬卷樓。豐氏原爲鄞縣之大姓，代出聞人。豐坊自己博學工文，尤精書法，藏書數萬卷，爲了購買法書名帖，甚至不惜賣掉家中千餘畝田產，到了晚年更是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黃宗羲曾對他有很形象的描寫：「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墮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此外又如明代的項篤壽「萬卷堂」和清代的孫承澤「萬卷樓」。項篤壽即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項墨林的哥哥，而孫承澤更是清代屈指可數的書畫碑

版收藏鑒賞名家，現在許多國寶級的書畫秘籍中常常能看到他們的收藏印。其他如宋崇安人詹景仁、真定人張用道，明江寧人吳自新、上海人郁文博、常熟人楊儀，清武康人唐堯臣、吳縣人范必英，大興人黃叔琳等，均名其藏書處爲「萬卷樓」；此外還有名「小萬卷樓」者，如清金山人張振宗、常熟人錢培名，寶山人朱慶昌、平湖人朱壬林等，還有名「萬書樓」者，如明婺州人陸瑞。到了後來，特別是清代，一些藏書家覺得「萬卷」尚不足以表示收藏之富，所以便堂而皇之打出「十萬卷樓」的招牌。「十萬卷樓」中最有名的無疑是號稱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陸心源藏書樓名有三：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不幸這些珍藏在一九〇六年時被陸心源的兒子陸樹藩賣給了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至今學術界、藏書界猶爲之痛心疾首。此外清蕭山人王宗炎、王端履、永康人胡丹鳳等均以「十萬卷樓」著稱，再後來，更有人直接了當地標榜爲「五十萬卷樓」，大有藏書老大，舍我其誰的氣概。

如果說「萬卷樓」、「十萬卷樓」還只是數量上的比試的話，那麼，比品級、或者以品級兼數量自矜，則在藏書史上留下了更多的逸聞佳話。最讓書林熟知的是清代中葉黃丕烈的「百宋一廬」和吳騫的「千元十駕」的故事。黃丕烈好宋版書，所藏宋版多達一百部，於是他的朋友、著名學者顧藹爲他題寫了「百宋一廬」的匾額，後來顧千里更是在《百宋一廬賦》中送給了黃丕烈一個「佞宋主人」的雅號。消息傳出，黃丕烈的「老友」吳騫不免心中「忿忿不平」。吳騫是浙江的大藏書家，其拜經樓藏書在當時也是名聞遐邇，然而吳騫沒有那么多的宋本可與黃丕烈爭霸，檢視

舊藏，惟有多年積累的一千部元代刊本聊可自慰，於是便標出「千元十駕」的名號，意思說，我有千部元版，總該够與百部宋版相匹敵了吧。不過，競爭歸競爭，黃丕烈和吳騫畢竟是朋友，黃丕烈因此題詩贈吳騫：「千元百宋競相誇」，「藝林佳話遍天涯」，書林引為美談。這種爭秘競奇，對以後的藏書風尚有很大影響。晚清時蘇州的藏書大家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有宋本五十八種，元明以來刻本五十二種，於是刻了一方很有趣的藏書印「分塵百宋，遂駕千元」；與潘祖蔭同時的吳興藏書家陸心源的「皕宋樓」以及後來袁克文的「后百宋一塵」「百宋書藏」「皕宋書藏」之稱，典故均源於黃丕烈的「百宋一塵」。「皕」就是二百的意思。不過，袁克文乃一代貴公子，他的「佞宋」是一般藏書家學不來的，大可不必為之驚羨。倒是袁克文的老師方爾謙頗有幽默感，方爾謙好書而生平僅得一部宋版，遂戲號曰「一宋一塵」；近代收藏大家趙鈞還給自己刻一方印「一塵十駕」。至今藏書家們論及這些掌故，無不眉飛色舞。

但是，即使是宋刻本，也依然有品級之分，如明代王世貞對善本書有「伯雅」、「仲雅」、「季雅」之別。藏書家們也往往會為特別寶愛的一部或幾部書專門起個室名，甚至專門以某一部書為樓名。如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楊以增海源閣藏書數十萬卷，其藏宋元舊槧處曰「宋存書室」，又因收有宋本中的精刻《詩經》、鄭玄注《三禮》，以及《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於是專辟一室曰「四經四史之齋」；近代藏書大家傅增湘因覓得宋刻百納本《資治通鑑》和元刻《胡注通鑑》，故名其藏書樓為「雙鑑樓」，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然而，宋元版的數量畢竟有限，物換星移，今是昨非，到了清末民初時期，許多藏書家把眼光轉到了明刻本。明代版刻中，以嘉靖年間的刻本最受藏家青睞，人稱「嘉靖本」，於是又有了吳梅、鄧邦述、陶湘三人爭藏嘉靖本的趣事。吳梅是著名的詞學家，藏書多詞曲精本和明刻善本，藏書樓名「百嘉室」，「百嘉」意謂一百部「嘉靖本」，不幸吳老先生生活於動蕩年代，最終未能完成「百嘉」的目標；鄧邦述藏書樓原名「群碧樓」，又有「百靖齋」之藏，後又因藏有賈島《賈浪仙長江集》明初刊本和孟郊《孟東野詩集》明弘治刊本，遂引「郊寒島瘦」之語，改「群碧樓」為「寒瘦山房」；陶湘是近代著名實業家，以收藏汲古閣刊本和凌氏、閔氏套印本及清武英殿開化紙印本著稱，初時，陶氏藏明本中有嘉靖本一百部，傅增湘為其題「百嘉齋」之匾，後來陶氏所藏嘉靖本超過了雙百，遂又改名為「百嘉齋」。

藏書樓名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若干藏書歷史的變遷，從中也可以領悟到藏書家們辛勤收訪、呵護圖籍的情趣，並藉此了解各家藏書的特色。也正是前人們的堅韌不拔、逆流泳進式的接力遞藏，才構成了一部豐富多彩的藏書歷史。這也是本編刻意向讀者介紹的重要內容之一。

再說藏書印鑒。

喜歡藏書的人，大多都有幾方自己心愛的印章。在一部刊印精美的書上，鈐上古雅別致的藏書印，朱墨燦然，相映成趣，藏者又因此可以播名垂遠，真是其樂融融。圖書府中賞朱痕，從中既可以看出各藏書家的癖好志趣，更有助於判斷一書的收藏和流傳過程。

據說早在東晉時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畫上加蓋印記，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即記載說東晉僕射周顗有藏印「周顗」，現存最早的藏印可數敦煌古寫本《雜阿毗曇心經》上的「永興郡印」，永興郡為南齊鬱林王蕭昭業隆昌元年（494）所設，所以當為南齊之印；到了唐宋時期，許多大藏家們都熱衷於在法書名畫上加蓋印記，以取信於人；及至明清，盛行藏書，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印遂成了收藏家們必備的徵信之物。當時的藏書家，幾乎都有幾方乃至上百方藏書印。每得好書，把玩珍賞之餘，必鈐印書上，一時竟成時尚，其後輾轉流傳，以至書上朱痕累累。一部善本古書上，如果鈐有著名藏書家的鑒賞印記，比如明代毛晉的「宋本」、「甲」，或清代黃丕烈的「百宋一廬」，那就價值連城，以至於書以印貴了。於是又出現了不法書商仿刻名家印記，蒙人眼目，以牟取暴利，甚至於挖掉近人的藏印，加蓋偽造的古印。據說近代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先生雖手經善本無數，但一般只用一「周暹」小印，據周一良先生賜示，說是老人惜書，恐後人不願保留他的藏印，這樣剝去時不至於傷書太甚。可謂用心良苦。最為後人所不屑的是明項元汴每得名迹，即遍鈐以收藏印記，累累滿幅，令人不忍卒睹。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曾譏之為：「用明珠聘得麗人，又怕她被別人搶走，於是給她臉上身上烙上記號，以致體無完膚。語雖尖刻，卻是一語中的。」

藏書印形制不一，風格各異；就印文內容而言，包括姓名字號、生年行第、鄉里籍貫、家世門第、仕途經歷、愛好志趣、警語箴言等。

藏書印中最常見的自然還是姓名印，這與普通印信無異，但也有很特別的。如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杭州八千卷樓丁申、丁丙兄弟的姓名印分別爲「彊圉涓灘」和「彊圉柔兆」，二印篆法十分規矩，故並不難辨認。然而，如果對中國古代曆法知識一無所知，盡管可以認識這兩方印文，但卻可能依然不知所云。其實，二印中的「彊圉」爲古曆法中的歲陽名，相應於天干中的「丁」，即丁氏之姓，「涓灘」爲歲陰名，相應於地支中的「申」，故「彊圉涓灘」即代爲「丁申」；「彊圉柔兆」中的「彊圉」同前，釋爲「丁」，「柔兆」爲歲陽名，相應於天干中的「丙」，合爲「丁丙」。真是有趣之極。

閑章不閑，是藏書印的一大特點。藏書印中的閑章內容往往能生動地表達出藏書家們愛書的心迹。如「在在處處有神靈護持」（明汲古閣）、「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清繆荃孫）等，清徐乾學有一印「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意思是留給子孫的最好的財富就是藏書。書林傳爲美談。這些印都生動地描述了藏書家們辛勤搜訪、精心呵護典籍的艱難與歡樂。藏書家中又不乏功成名就者，所以有些藏書家就利用閑章誇耀自己的仕途功名。清張燮的一方印十分有趣，印文曰：「詞垣珥筆，秘殿細書，版部持籌，雲樓定律」，可以看出張氏對自己的經歷和地位十分自豪。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楊紹和有一方印：「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簡直就像學歷證明書，看到這一類閑章，即使邊上沒有姓名印，也能立即判斷出是誰的藏書。

聚書不易。希望子孫能够守護祖業是藏書家的共同心態，故「子孫永保」之類的吉語印爲許

多藏書家所愛用。明代大藏書家祁承燦的澹生堂藏書爲後人所熟知，澹生堂有一方藏書銘印：「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勿失」。苦口婆心，諄諄教導，頗有長者的風範。然而不幸得很，歷史上能够世守陳編的事例實在太少了。有鑒於此，有些藏書家干脆以一「曾」字表示曠達，如清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鮑廷博的「曾在鮑以文處」，趙宗建的「曾在舊山樓」等。

古人藏書大都爲藏而藏，輕易不願借人，所以藏書印中不乏有「鬻及借人爲不孝」之類的印文。如有善本秘槧，更是秘不示人，甚至連自己家裏的人也很難看到。故後人頗有不以爲然者，認爲「鬻爲不孝可矣，借爲不孝過矣」。然而借出後收不回來畢竟是件不愉快的事，明代錢叔寶有一印曰：「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在教導子孫的同時，還對借書不還者進行威嚇、詛咒。清吳焯有一印「願流傳，勿污損」，大有一反傳統陋習之氣概。最有意思的是清顧錫麒的箴言印：「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恒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消，一殘缺修補甚難。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憤惋浩嘆不已。數年以來，搜羅略備，卷帙頗精，伏望觀是書者，倍宜珍護，即後之藏是書者，亦當諒愚意之拳拳也。聞齋主人記」。愛書之情，溢於言表。最難能可貴的是顧氏預見到後人守書之難，故不再作「子孫永保」之類的祝禱，而只是誠懇希望以後收藏他這部書的人，也像他一樣愛書、護書，這比上述「曾在××處」之類的灑脫，顯然還要開明得多。這方印用楷書刻成，字

體溫雅端莊，刀法凝練沉着，決無半點匠氣，十分難得。

自來藏書家印記，大都請名家篆刻，有的凝重古樸，有的溫雅秀逸，其藝術價值，實不亞於書畫家印記，亦足資今日愛書君子楷模。買一本心愛的書，晴窗展讀，雖非價值連城的古刻珍秘，然紙白如玉，墨潤如脂，書香陣陣，取出印章，在扉頁上鈐一方朱紅印記，替這本書增些色澤，也替自己的心頭添些喜悅，諸君以為如何？

早在大學時代，筆者即對中國藏書史有着特殊的興趣，後來讀研究生又專攻目錄版本之學，於是對藏書印和藏書家掌故有了較多的了解。二十年來，沉湎典籍，剔抉爬梳，曾先後發表過一些研究成果。惟以前所出各書，均承業師顧起潛（廷龍）先生題簽，潘景鄭先生賜序，不意此書成稿時，潘景鄭先生因年邁體衰，不克為文，而顧起潛先生駕歸道山亦已期年矣。一念及此，為之悵然良久。本編付印前，曾蒙同好楊蓉蓉女史校讀一過，使拙編得以避免不少疏漏之處，在此謹致衷心的感謝。

林申清 記於滬濱清風齋

一九九九年十月

CHINA

目錄

一	宋濂：青蘿山房……………	一	一五	曹溶：靜惕堂……………	六四
二	葉盛：蓁竹堂……………	四	一六	黃虞稷：千頃堂……………	六八
三	豐坊：萬卷樓……………	七	一七	錢曾：述古堂……………	七一
四	范欽：天一閣……………	一〇	一八	朱彝尊：曝書亭……………	七四
五	錢穀：懸罄室……………	一六	一九	徐乾學：傳是樓……………	八〇
六	茅坤：白華樓……………	一九	二〇	王士禎：池北書庫……………	八五
七	范大澈：卧雲山房……………	二二	二一	曹寅：棟亭……………	九〇
八	項氏：天籟閣、萬卷樓……………	二五	二二	吳焯：瓶花齋……………	九三
九	王世貞：小西館……………	三三	二三	馬氏：小玲瓏山館……………	九七
一〇	高濂：妙賞樓……………	三七	二四	趙氏：小山堂……………	一〇〇
一一	祁承燦：澹生堂……………	四一	二五	杭世駿：道古堂……………	一〇三
一二	徐燠：紅雨樓……………	四五	二六	盧文弨：抱經堂……………	一〇六
一三	錢謙益：絳雲樓……………	四八	二七	盧址：抱經樓……………	一〇九
一四	毛晉：汲古閣……………	五二	二八	汪啓淑：開萬樓……………	一一二

二九	鮑廷博：知不足齋……………	一一五
三〇	李文藻：竹西書屋……………	一二二
三一	吳騫：拜經樓……………	一二五
三二	吳翌鳳：古歡堂……………	一三一
三三	陳鱣：向山閣……………	一三五
三四	孫星衍：平津館……………	一三九
三五	黃丕烈：百宋一廬……………	一四四
三六	汪士鐘：藝芸書舍……………	一五三
三七	瞿氏：鐵琴銅劍樓……………	一五八
三八	張金吾：愛日精廬……………	一六三
三九	楊氏：海源閣……………	一六七
四〇	郁松年：宜稼堂……………	一八一
四一	莫友芝：影山草堂……………	一八四
四二	方功惠：碧琳琅館……………	一八八
四三	丁氏：八千卷樓……………	一九一
四四	陸心源：皕宋樓……………	一九七
四五	楊守敬：觀海堂……………	二〇三
四六	繆荃孫：藝風堂……………	二〇七
四七	葉昌熾：治廬室……………	二一二
四八	李盛鐸：木犀軒……………	二一七
四九	葉德輝：觀古堂……………	二二二
五〇	章珏：四當齋……………	二二七
五一	徐乃昌：積學齋……………	二三〇
五二	蔣汝藻：傳書堂……………	二三三
五三	劉承幹：嘉業堂……………	二三八
五四	袁克文：皕宋書藏……………	二四二
五五	明諸藩……………	二四九
五六	清宗室……………	二五三